

愛對路

小時候我的耳朵極靈，很能準確地辨別摩托車聲。或者這大抵是每個孩子的天性本能，引擎聲轟隆隆，未抵家門就知道是父親歸來。很奇怪，即使同牌同款，音質響度就是有別。家中一共兩台摩托車，一台老三陽，戲稱小五十，其實小不小，很有歷史。比我還虛長五歲有餘，在摩托車界已屬垂垂老矣，算是家中長輩。發動時口吐白煙，濃濃瘴氣，煙氣嗆辣如吁菸斗，逼人掩口掩鼻。每次出門都得大費周章，循循善誘軟硬兼施，耐心催動油門，使勁猛踩腳踏仔，一番折騰，人和車都氣喘吁吁，一番興致隨濃煙消散。母親回憶那時接了爺爺奶奶，一起搬來城市，不久爺爺喜孜孜地領出一筆退休金，買了小五十說要給阿嬤四處七迤，結果阿嬤騎出巷口發現都市車輛簡直「驚死人」，小五十就成了父親出門買菸的專用車。

另一台則是一二五，灰墨綠色。本來是亮綠色，不過母親輕蔑一句：「沒聽過摩托車要洗澡的」，讓他從此墜入塵世。十幾年來從飄丿的少年郎變成了歷經風霜抵受塵埃的台灣大叔，積灰蒙塵的滄桑讓它龐大的身軀看起來無比笨重，一二五成了愣頭愣腦二百五，徹頭徹尾傻個。

小時候活潑頑皮，老嫌窩在家無聊，要知道日光燈底下柴米油鹽醬醋茶什麼都有，就是沒有新鮮事。父母親如果要出門，我必定是一哭二鬧糾纏撒嬌無所不用其極，非得跟著坐上車不罷休。阿嬤看著父母拿我沒辦法，半是無奈半是寵溺，任憑我得逞後耀武揚威坐上機車後座，總是搖頭歎息，笑罵我是「愛對路仔！」我絲毫不以為意，爲了出門玩，我甘心情願當天下第一號跟屁蟲。

母親騎車慢，眼觀八方，對於街頭巷尾店家特價的布告看得特別仔細。偶爾還抽出時間來訓訓我日常生活有那些大犯小錯，抑揚頓挫外加變化手勢，講到忘我處簡直是馬路邊的摩托車演講，原理比照德國肥皂箱，交通安全云云渾然拋諸凱道，總之不是現在騎的這一條。父親呢風格迥異，騎車快而穩健，有次我玩心大起提議要反向乘坐，父親竟欣然應允，坐上後座背對父親，小手抓牢後把手，看著道路景色幕幕遠去，在眼前後退縮小。看不見前方道路，卻不斷快速前行，緊貼著父親寬厚的背，又刺激又安心，我忍不住快樂得唱起不成調的歌。

貪戀自由難道也會遺傳嗎，真想問問生物學家。母親常叨念「你們父女一個樣」，多半是在咱父女倆坐臥沙發的時候。坐臥這詞可精準，確實是一坐一臥。（雖然看在媽眼裡都是一個懶），我沒把媽的話放在心上，後來因爲傻大個的緣故，才死心踏地的信了。

這得說到父親開飯館。總是天未亮就牽著車出門採買食材，回來時老帶著凝固的汙濁水灘，我本以爲是早晨市場喧鬧潮濕。某日想起隨口詢問，才知道每日

家店往返之間，父親貪戀農村景色，加之店址偏遠，清晨上工時，若採買順利，時間尚有餘裕，便捨棄柏油道路，揀著城市小徑蜿蜒穿梭。放緩車速，晨光照耀下溪水寬闊清澈，幾畦水田，種菜種果，也許是退休的農村人家，難改勤奮勞動習性，興趣隨意之舉吧。父親說完尷尬的停頓半晌，又訕訕地補充，偶爾還能見水牛慢悠悠地踱步而過。一向寡言的父親，罕見地費了好些言語描述沿途風景，對比父親鎮日的辛勤勞苦，這實在是太微薄的娛樂，父親卻知足歡欣，眼神滿是對童年赤腳走跳田野的親厚懷念。

許多年過去，我沒再問起父親的秘密行程，也許是看慣了大水牛，傻大個看起來更傻了，綠得像田村野菜。邊側沾染的泥濘水漬，宛如吃完糖的孩子，嘴角有滿足的甜涎。

傻大個傻歸傻，偶爾也有貼心的一面。我與他初次見面，是上幼稚園第一天。初次離開家，我哭得唏哩嘩啦，鬧得震天價響，覺得被母親拋棄，死死攥著母親衣角，猛力晃動雙馬尾尖叫吵鬧，眼淚鼻涕糊成一團。母親蹲下來告訴我她去就去來，會騎著全新的車來接我回家。受到「新」字哄騙，我傻傻點頭，手心微微一鬆，母親走了，留下三歲的我繼續大哭。上課、下課、午餐、午睡，我一概不理，通通啜泣以對，幼稚園老師大概教書以來沒見過哪個孩子這麼能哭，左哄右騙無效後索性把我驅趕到角落去，免得哭聲吵著別人。

終於盼到下午，母親來了，果真騎著新車。我悲慘的上學首日第一次止住哭泣，小步走上前去，母親還在拔安全帽，我伸出手摸了摸全新的摩托車。「新的！」我口齒清晰的發音，抬頭看母親，那個年紀不知道為什麼非常著迷於晶晶亮亮的全新事物，因為新摩托車的緣故，在此之前對母親狠心拋棄的怨念憤恨突然間一掃而空，覺得母親並沒騙我。母親後來形容我當時眼神放光，嘴角上揚，讓她誤以為我對新環境適應極佳，內心倍感欣慰。於是我們母女就這樣懷著各自的誤會，結束了騎新車的第一天，我一直記得，回家後摩托車威風的停放在前廳，看起來非常閃亮。

那是我少數幾次看母親騎車。母親懷小弟那年，飯館趕著外送，母親獨自騎車揀小巷穿梭，搶時間把熱騰騰的便當送到人客手中。剩下最後一個住口，母親看時間還算寬裕，鬆了口氣停在巷口等綠燈，一輛轎車沒打方向燈直切入巷，母親反應不及，摩托車當場撞飛。小弟出生的時間早了一些，母親此後騎車的速度卻慢了許多，且打死不肯再騎一二五，更多時候寧可長途步行，非不得已才發動阿嬤的老三陽。灰墨綠的一二五，重重摔過一回，嚴重掛彩，不只前擋板嚴重磨損，車燈也破了個洞，看模樣不禁可憐他歷經風霜。可惜他不是人，沒有自療功能。父親毫不在意，依舊每天騎著車在家與飯館間來回。

如今我遠離家鄉，耳朵捱慣了都市的車聲，不靈了。考了駕照，年節返家，偶爾也騎老三陽代步。我長大了，老三陽更駝不動了，起步時總是顛巍巍，氣喘喘。傻大個每次見我，總是愣頭愣腦的，大概想不通曾經那麼頑皮、愛倒騎車的小姑娘，怎麼不見了。撕日曆的時候瞧見節氣，常想問父親還去看水牛嗎？轉過身又老是沒說。歲月就這麼越過越瘦，倒肥了家門口那條馬路。拓寬之後，老三陽和傻大個變得不愛出門了。愛對路仔無路可跟，闖進都市叢林總是迷路，惶急誠恐。幸好迢迢趕赴的時候，老三陽和傻大個總守在門口。遂有了心安的理由。是家沒錯。